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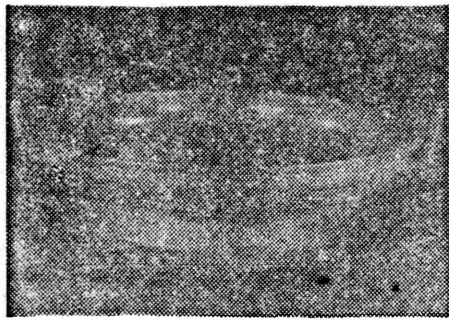
宝鸡市的扶、岐两县，素以“青铜器之乡”闻名世界。在它得天独厚的历史土壤里，孕育了这样一条痴汉——现任周原文管所所长罗西章。

罗西章的老伴曾经遗憾地说：“……和娃他爹多半世了，就不知道夫妻在枕头边说句悄悄话是啥滋味。”不假，罗西章耳聋声高。由于他双耳失聪，就显出一股呆、傻劲，再迷上个青铜器，越发呆傻到了极限，变得不可救药的“痴”。

“罗老在吗？”几个来周原实习的大学生，一声比一声高，问了几声，罗西章才抹了一把汗，傻哈哈地一乐，搬起一张桌子走了。后来，大学生知道这位给他们搬桌子支床铺，一头灰土，一身布衣的聋人，就是他们向往的罗西章时，都感到吃惊，“他怎么连媳妇都当？”

罗西章的考古生涯，偏是从当“媳妇”开始的。早在1957年，省、市一些文物专家在扶风组织了一次普查活动，他利用暑假，自愿到普查组当“媳妇”。有人考他，是一面铜镜，他翻来倒去，硬是辨不出确切年代，光灿灿的镜面上，照着一张痴痴呆呆的尴尬笑脸。

当“媳妇”的教训，使他以后从事文物考古和发掘的几十年时间，足迹踏遍了扶风县的村村社社，发现和收集了大量珍贵文物和古遗址。到1984年，省、市文物工作者再次来扶风搞普查，所到之处，都说“聋子”来过。在扶、岐交界的一个偏僻小村里，普查的人想，这里该不会有罗西章的足印吧。一个老太婆在回答他们的询问时，揉了揉干涩的眼睛，说：“来迟了，你们来迟了，有几个铜钱的，聋子早几年就拿去咧。”



周原出土的“史墙盘”是目前国内现存布有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个。共记载了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的功业和周史官微氏家族的族史。很有学术价值。

兴修水利和水土保持时期，是罗西章考古发掘的黄金时代。

1968年，宝鸡峡和冯家山两大水利工程相继动工。罗西章象万千民工一样上了工地。他忘不了七三年秋的那一天，家里捎来话：老婆要生孩子了。他骑上车子往回跑，途中有人告诉他，段家民工在凤翔工地挖出了东西。他心一惊，两件事，一件比一件紧急，一件比一件重要。他迟疑了片刻，脚一蹬，调转头奔上了去凤翔的路。到了凤翔工地，出土的马、骆驼、仕女、镇墓兽等一批珍贵的唐三彩俑，已被民工拿得零零五散，磨了三天嘴皮，才又收集起来，有些彩俑却已受了伤。他心疼得想吵、想骂、想打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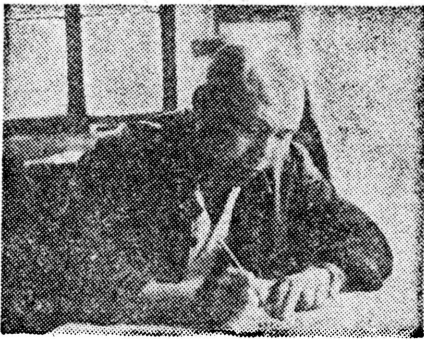
这批唐三彩俑出土在铧角嘴到凤翔的输水隧洞里。罗西章为了进一步了解隧洞里的文物埋藏，以防类似情况发生，把彩俑整理在一堆，脱下布衫包起来，交给工地负责人，深深鞠了一躬，借了个手电筒，转身下了隧洞。当时，隧洞刚刚挖通，四十里长啊！挖洞时，伤了多少条人命，已没人能记得清楚……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民工们愣愣地看着他单身下了隧洞，工地上静悄悄地……两天后，他才从隧洞的那一边钻出来，手电筒没了光亮，人也失了形，泥、水、困乏涂抹了他，一出洞就倒在地上。

他是头一个走通四十里隧洞的人！

罗西章把那些唐三彩俑背回县馆收藏，兜头一个闷棍砸过来，老

青铜痴 (报告文学)

吴克敬 陈乃霞



婆生了。按他的心愿生了个儿子，但缺少护理——死了。死尸停在房子三天，没个人抱出去埋。老婆三天三夜守着身上掉下来的肉，精神严重分裂。直到现在，病根也没有挖掉，虽然她已经做了祖母……

七一年冬，他在县志上见到这样一件事：四九年，法门任家村农民任玉挖土壕时，挖出了一批宝器。消息传开，官府土匪都来抢，四人遭枪杀，五人烧打

致死。一百余件宝器，一部分流失国外，一部分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有一部分散失在民间。罗西章想着“散失民间”几个字。他草草收拾了行李，决定长年住到任家村去。他断断续续在任家村住了两年，终于赢得了人们的信任，纷纷把祖先咽气前交待下来的铜簠、铜簋、铜扁钟挖出来交到他的手里。

1973年，城关镇的北安出土了王伦墓志。墓志记载了王伦与明朝奸臣刘瑾的斗争，以及陕西关中大火荒和四川叛乱等重大历史资料。罗西章立即组织了几个民工，从半原上的出土地往回抬，坡路又窄又陡，一面临沟，抬得几个人连活命都感到绝望。“砰”地一根绳索断了，墓志眼看就要坠入深沟，他来不及多想，扑上去用手抬，严重倾斜的墓志压得他两手血肉模糊，手腕也砸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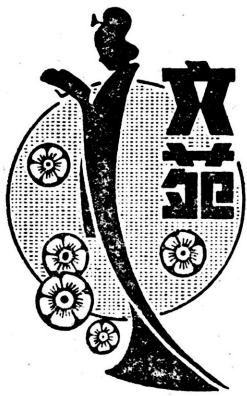
1975年，法门的齐村修水塘，他自然到了工地上。罗西章在人声机器声喧闹的工地，一双眼睛睁得象探照灯，谁能知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能有奇迹出现。说不准水塘完工了，他连一个铜钱也拣不到。

奇迹却出现了，是推土机推出来的。推土机把奇迹推成了九十九片。这九十九片，大的比手掌小；小的比指头肚小。

奇迹便是日后称为“簠中之王”的周厉王鞬簠。工地上的人出于好奇，一哄而上，把奇迹抢拿一空。罗西章听不见人们都吵吵些什么，他东鞠一个躬，西作一个揖，高声大嗓门地恳求人们给他。他怕任何一个“指头肚”的丢失。

抱回了一堆“鞬簠”残片，他醉了一般。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学勤等一些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在和罗西章通信中高度赞扬了他的成果，说他的考古研究，论证方面真实可靠，并戏称他是周原考古的一位“痴汉”。

罗西章的“痴”，是对中华民族丰富文化遗产和事业的“痴”。他把“痴”化做“爱”注入到他生命的血液中去……



本版编辑
刊头设计

刘广岑
靖宇

我们焊接班

高炳文

(散文)

光机正好在我的上嘴唇上擦了个口子。“妈的，硬挺着吧！把我拉下去，我们的集体奖就黄了。”于是，用工作服揩了嘴上的血，狠了狠心，操起家伙接着干，直到把六块试样全部焊完。

揭晓会上，您猜怎么着？我们韩城电厂焊接班大获全胜！集体一、二名，当然是我们的。个人一、三、五名，也没让别人拿走。六名参赛选手全部进入前十名。领奖台上，弟兄们举着奖牌，捧着“优秀焊工”荣誉证书，心里那个乐呀，甭提啦！

电焊这玩艺儿，要说难，并不难，只是要精却难上加难。不流几身汗，不烧几个疤，绝不交出精活儿。我们班这几口子人，谁甘落后？没一位！刚进厂那阵子，废旧材料短缺，为练技术，哥们儿为一个破管子头，吵得红脖子涨脸，搂胳膊，挽袖子的事儿常有。我们冬练三九，夏练酷暑，衣服烧成网，胳膊烫成了麻点，谁也不言声，不叫苦。吃的这碗焊接饭，拿不出漂亮活，大老爷们儿脸往那儿搁？有人说了：“焊接班个个都冒傻气儿。”正是凭着这股“傻气”，我们焊接班全部取得了高压焊工合格证。

李洪升是我们的班头。外头人叫

我们这个班，十七个汉子，三个女的，个个都是好样的。论技术，谁都不含糊。八七年“陕西火电厂焊工比武”，我们去了六个，其中也有我。大厅里，焊机轰鸣，弧光闪闪，焊花飞溅，人声嘈杂，让人心里挺紧张……。选手们或站、或蹲、或侧身、或猫腰，真是“楚河汉界”，各不相让。

去年七月，天热得邪火，让人只想扎在凉水池子里不出来。可这时候，我们厂2号炉发现汽包严重裂纹，急需挖补。先甭说请制造厂补焊，仅让人家出示一系列工艺措施，就需五、六万元。况且还得延误工期少发电。最后，厂里头头下了决心，让我们的电焊班自己干。好钢用在刀刃上，自己难道还信不过自己？没二话，我们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关键时刻不能孬。汽包壁，焊前预热温度240度。汽包内空间50度。好家伙！这回可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热！工作服被汗水浸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全印满了地图。身上的肉都快成红烧肉了。

要说不苦，那是假话。当我们补焊成功时，热呀、苦啊、难啊就全没了。脱下那满身是汗渍的工作服，让七月的热风吹着，那叫凉快。正巧，厂宣传科高干事过来了，“啪”地照了张相，就是报纸上印的这张。您瞧！照片上的我们



笑得真开心。对了，忘了告诉您，照片上右起第二个人就是我。
(摄影 高刚强)

恋情 (月人)

夜来人静，岸草盈盈，月照花庭。池水清清。树下一个身影，忽闻身后笑声，撒一阵春风。有小儿偷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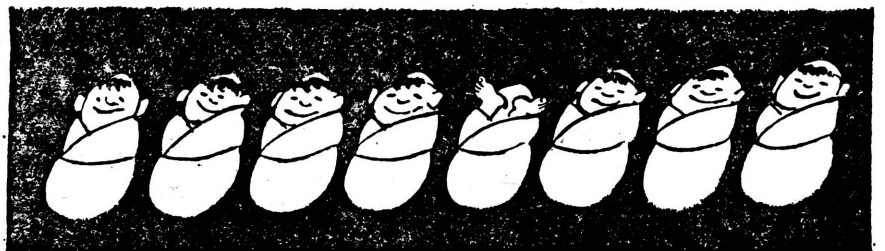
我的心事

之熹

昨晚仿佛有毛毛虫在心尖上爬一面祈祷着曙光不要把他接走一面祈祷着他经过家门时脚步心象捣衣棒打着黑夜这青衫

石板巷

惠建宁



一时疏忽(幽默画) 朱长青